

目錄

遺囑

遺囑

遺囑

..... 一

..... 一

..... 一六

逾越節

一九〇〇年前，逾越節的靜的夜。

他們十多個人，載着沉重的哀愁，載着憂鬱的歌聲，像殘秋的落葉一般地，疲倦地走在夜色蒼茫的路上。各人的腳步踏着夜色舖成的泥土，沙沙的聲音好像船槳地擊着，也像石匠的鐵錘般擊着各人的心。

踉蹌地，在夜色蒼茫的路上，走着他們十多個人。淒厲的歌聲擊着各人的哀愁，悠悠地飛送到遼遠的空中；然而那滋生在心裏的憂鬱，却像蛇蝎般緊緊地啃着。在逾越節的靜的夜，往橄欖山去的，是耶穌和他的十二個門徒。

門徒們沒有忘記剛換桌飯時夫子的話，那些話已深深深深地鑄在心上了。當他們吃着這豐盛的筵席，夫子不是拿起飯來祝福嗎？他說：「你們擊着嘆，這是我的身體！」接着他又舉起杯子來祝謝，他說：「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大衆流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飲這葡萄汁，直到在上帝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這些話不是漸漸地鑄在各人的心上嗎？現在是，一刻一刻行近夫子的末日了。然而在門徒們，甚至夫子他自己，又有着什麼辦法呢？他們十多個人，就是戴着沉重的高壓，戴着憂鬱的陰霾，像殘冬的落葉一樣地，慢慢地走在夜色的茫茫的路上。

這短暫的靜的夜，他們來到了客西馬尼。

「我這愛的門徒們，你們就在此這三小時吧！我的心已經破碎了，我的話你們都聽着了，我渴望着靜的夜去祈禱，你們可以跟我去！」耶穌禁不住憂鬱的重壓，咽下血，然而他是充滿了悲憤地說，他記得經文上的話：「我要打那幹事的，羊就四散了。」這些親愛的門徒，今後豈能能夠保持那堅韌的信心呢？就是彼得，他在

今夜猶厚，以前，也要三次不認自己啊。這些想幹的耶穌，眼睛漸漸閉起來，雖然竭力忍住了憂鬱的淚珠，凝望着前面迷濛的山色，可是在這濛的山色中，他已發現自己的眼睛裏拋灑着紅燄的星。

西門·彼得和兩妮去的兩個兒子從各處的歸，在他十二個門徒中，算是最跟他親近的；所以即使彼得和兩妮，也悲高驕地答應了。於是他們四個人，默默地，在這越幽的靜的夜，走進了客西馬尼園。

「西門，你們在這裏以何地等候吧！我心裏甚覺得似乎要死了！」顫動着聲音，耶穌這樣吩咐了他們，便曳着修長的衣裾，匆匆地走到園的另一邊。他嘆息着，想起了頃刻間就要遭到逮捕的罪，便一陣悲憤好似鷓鴣的黑羽一般落在他心上，遽然地拖起筵來。對於這件事，不帶的事情，耶穌曾經指示門徒說：是必須要遭受的。彼得踴躍地說：「主啊，上帝可憐你，這事萬不可臨到你身上！」可是耶穌他怎樣呢？他就嚴厲地罵他是癡但，責備他不體貼上帝的意思。然而他現在却有些懊惱起來了，到

底這上帝的意思，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於是他俯伏在地上，靜着臉龐的眼睛凝視着寂靜的天空，展開了雙手，這樣虔誠地祈禱着：

「我父啊，我的心碎了，我將要負起人世間一切的罪債，我將要爲世人而犧牲。憑着你的神聖的髮怒，我是願意聽那預言的，因爲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但是請着你的仁慈的憐憫，你是不是可以把這苦杯從我那裏撤去呢？我父啊，你是無所不能的，我所求你使這苦杯離開我吧，然而也不要照着我的意志，只要照着你的意志……」

顫抖的聲音流蕩在蒼茫的夜裏，日光下隱隱了午覺的鬱金香，早已被這慘厲的氣息所襲擊着。這時候，迷濛的遠山的輪廓上伏着峻險的雲雲，一彎新月蹲在樹梢上啜泣，乳色的栲羅網着靜謐和淒涼，客西馬尼園爲這遙越節的憂鬱所浸透了。

夜風掠着丁香的酸雨，冉冉地醉滿一般地徬徨着，踞伏在地上的耶穌，顫栗地

站立了起來，他發覺自己的眼角上凝滯着兩顆很大的淚珠，也像醇濃一般地，他低着頭跪到彼得他們等候的地方，看見他們輪臥在柔軟的草地上，勻稱的鼾聲，已經輕輕地響着，便俯身下去叫醒了他們：

「西門·彼得，你們在睡覺嗎？你們不能假醒片刻嗎？那日子，那時辰，就要來到了。你們要儆醒，要祈禱，使你們能逃脫一切的誘惑，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你們知道，若是家主知道幾更天裏有賊來，他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他的房屋，所以你們也要儆醒，因為在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三個門徒呼着惺忪的睡眠，頻頻地點頭；他們心裏因願意醒醒，無奈身子爲甚麼與彼所侵襲，像鉛一樣的什麼東西又已爬在龍舌蘭花瓣似的他們的眼睛上了。

於是耶穌又走到剛纔祈禱的地方，他的爲悲哀所啃啣的心裏，這時突然閃起了一個婦人的黑影；他明白那是在伯大尼長大麻瘋的西門家裏所見的馬利亞。那婦人曾經在他坐席的時候，擎着一玉瓶極貴的哪哩香膏來塗在他頭上的，現在

又洋溢在心裏了。這這國難得的女人，恐怕比門徒來得高明吧。那個女人洗了香膏之後，門徒中間，可是有人肯憐她浪費嗎？這纔是不該呢。使現在，即使是自己最關意的門徒，也沉沉地睡去，連片刻都不能夠做醒。經文上的話，恐怕難免要應驗的了。於是，一陣懊惱之感，猛猛地抓住了他，無可奈何地又復隱伏在心上。第二次新穎着：「我父親，我的心碎了，我真是瘋了！人們罵我是瘋子，是的，但我必須負起這樣的責任；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喪掉生命。然而這與情性的門徒，將有怎樣的進入迷途呢！所以父親，這了你高麗的睿智，請你把這苦杯從我這裏撤去吧！但是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我願你的意志成全。」

夜風敲着顫抖的聲音，從這裏流傳到那裏。他還聽着遠處的鐘山，又一女流淚了。但是，好像幕地的想起什麼似的，他又掙扎了起來。酒香從他的脚裏回到彼得他們守候的地方，不料那三個門徒又若風雨中的蒼蠅，點着頭在睡去了。……

「我親愛的門徒啊，你們真不能做醒片刻嗎？伯大尼的澆香膏的婦人，你們聽

沒有忘記吧！她爲我的罪事豫備着，你們難道不能夠爲着自己的事情豫備嗎？我親愛的門徒，你們應該做能所爲！」

第三次，他又走到剛離開的地點，現在是蓮之蒂難以支持了。他哭着，淚淚好像激流的泉水，悄悄地噴涌出來。他俯身跪下去，感嘆地臥在地上。這時候，天空中忽然閃出殷紅的光亮，接着又泛出一大片燦目的白光——像燦目的太陽所散發的燦目的白光。在光中如一羣白帆的舟楫輕快地飄浮着的是一個聖誕的天使。她美麗的臉龐，是帶着乳白色的，覆着天鵝寶石似的眼睛，熱情的櫻桃似的小嘴，還有黃金色的青絲，一縷一縷地垂掛着，漸漸地落到他的前額，發笑地對他說：「恢復你的健康吧！」那段白光便如燦露一般霎時間消滅了。他醒來，只覺得很是悲傷，汗如雨滴般流流着，便更懇切地祈禱了。

「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正如你曾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凡你所賜給他的人，歸讚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

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所託付我的事，我已經成全了。父啊，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你從世上賜給我的人，我已經對你的名顯明與他們。他們本是你的，你將他們賜給我，他們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們知道凡你所賜給我的，都是從你那裏來的。因為你所賜給我的話，我已經賜給他們。他們也領受了，又確實的知道我是從你出來的，並且信你差了我來。我為他們禱求，我不為世人禱求，只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禱求，因為他們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却在世上，我往你那裏去。父啊，求你保守他們在你所賜給的名裏，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禱告完了，他就急急地走到彼得那裏，看見他們因為煩悶，又在睡覺了，便說：「西門，約翰，雅各，你們為什麼總是睡覺呢？你們不能夠徹醒嗎？看哪，時候已經到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

父和我同在。我這僅的對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裏面有平安。正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祇要堅信，祇要祈禱，你們是不會跌倒的。我親愛的門徒，現在我老實告訴你們，人生稜賣的時候臨到了……」

正說話間，許多舉着燈籠火把，兵器的人就蜂擁地來到園裏。晃動的火光照耀着憤憤的人頭，嘈雜的聲響劃破了靜謐的夜空，龐大的黑影錯雜地落在柔弱的草地上，夜窸却破驚醒了好夢正在撲撲地振着塵埃的羽翼了。他既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事情，就很鎮靜地對他們說：

「你們找誰？」

「找拿撒勒人耶穌。」一個在跳動的火光下看去非常猙獰的兵士，揮動着手裏的兵器，這樣狠戾地回答。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

其時和他們一同站立着的賣他的門徒猶大，隨即走上來，和耶穌說：「請按比

安」接着便說他一個吻。

「朋友，你來作什麼的？可以親吻爲徽，編纂販賣人主嗎？好的，你就作罷！」耶穌
便客地告訴他。

於是那些人上前，動手繫住耶穌。西門·彼得把他帶着的刀拔了出來，不顧一
切地砍去，祭司長的僕人馬勒古的右耳，他這劍給他割掉了。耶穌就阻止他，說：

「收刀入鞘，因爲凡是動刀的，必死在刀下。我又所給我的那一杯，我豈可以不
喝呢？」又對衆人：「你們將着刀棒出來擊我，如同擊賊盜一般。我天天坐在殿裏教
訓人，你們爲什麼並沒有擊我呢？」

一隊兵和千夫長以及猶太人的差役，就把耶穌捆綁起來。於是門徒們都散
去了。牧羊者的羊羔就逃跑了。雞有勇敢的夜得，遠遠地臨手端足地跟蹤着。

這時候，埃澤的波山前，埃澤山上伏着軍隊的旗幟，一對新月照在樹梢上，雙位乳
色的煙霧潤着埃澤湖的波浪，將兩馬沿橋又爲這遠越面的曼德所接連了。

鉅 骨

那一夜，天容黑得可怕，黑字間紋綫的舊幕上，點綴了一大堆鮮豔似的，動出了這淺不勻的輪廓。百刻時分橫在地上的一枝枯槁的樹影，現在已經懸舉在漫天的黝黯里了。秋天的氣候，光景總是這樣陰晴不定的吧！而且這時候，窗外刮着蕭瑟的夜風，把橫過下的角鈴吹得間歇地作響，曳着悠長的尾音，飄進了哈啞的幽篁；於是每一片劍劍的竹葉，發出尖銳的呼嘯來。夜風挾着這雨夜間的聲息，打從綻破的窗紙里溜進了上房，把銅荷上一支燃着的大畫燭驚惶地直蹙了蹙下，修長的鎔花上迸出了好幾點驕行熄滅的火星，瀟灑在燭芯四周的光暈像暈離的殼紋一般直

道到權相交換的每一條肩起的雕刻上，而那安放著鈞高的老几，也顯見得怒怒的戰慄了一陣。這道光浴着濃郁腐爛味的上房，在大畫屏的喘息的火光之下，顯覺得陰沉的可怖。殿在角隅的一架樺櫺，拖着一條條長的黑影，任便傳說中的幽靈，而那塵椅，以及擋前的檯，都彷彿是張牙舞爪的鬼怪。因此，那時正坐在榻子上玩弄着尖刀的力士賴，竟也有些像深山中修煉棍行的妖魔了。

他頗慶爲什麼這個時候還在擦拭他的尖刀呢？如果你沒有知道他日間給靈公行以重任的這回事，你就不容易猜出他爲什麼還在這時候磨拭他的尖刀。說日間，那還嫌得試廣泛呢，實在是今天的早晨，選了早朝，他頗慶給靈公召進了一間別殿。暴怒的神色，陰鬱地籠罩着他的面，嚴肅地撤去了侍從之後，便吩咐他刺殺趙盾。趙盾，他分明認得是那位鳳服長髯的朝臣，就在今天早朝時候直諫靈公的忠臣。吓叫他刺殺的手不成，便是他這個趙盾嗎？他雖然自信是清楚地聽出靈公的忠臣吓叫每一句舒緩的話，甚至在一個重濁的字眼，可是也有些懷疑起自家的耳朵來了。但

是靈公要他刺殺的，分明就是這個趙盾。那時候，靈公看見他並不屈辱，便用重濁的言語舒緩地又說了一遍，分明是吩咐他刺殺趙盾。他正想跪謝靈公，求他收回成命，可是一招手已將撤去了的侍從重新召了進來，又未便再跟王上諫說什麼了，而自己又在他一揮手之下退出了別殿，只能默默地按着鞞，打從廳裏踉了出來。

在廳廊里按着鞞，踏出殿門的鉏麇，簡直覺得適纔靈公的吩咐來得忒突兀了。一介耿耿的忠臣，怎地也要我賊他呢？莫非他早朝時候，諫得有些不當嗎？但是鉏麇也親眼目睹的，諫勸他王上少殺幾個人，便算獲罪了嗎？而且，那樣的殺人實在也忒殘暴了。想起來還要叫人心悸。當四五個宮女擎着一個宰夫的沒有四肢的屍體，抬過階下的時候，誰都遠遠得發寒。那個顯露着全身的屍體，堅韌的肌肉上鬆弛地張着一重黃黑中帶有青色的皮膚，每一支手臂和腳脛的支解處，還淌着沒有流乾的淤血。從微微抽搐着的肌肉中滲到宮女們的身上，像暮春的殘華般一片片貼上了羅裙。那時候，朝臣們望着宮女冷峭的臉龐，全都失色了，大家面面相覷着，謄謄如

王上驚慌時的空氣，滿地迴旋在朝廷中，惟有高坐在龍座上的王上，如醉的才人般靜靜地，劃着一道微笑的痕跡。於是那個威嚴的應請，約向了士會，一起去讓勸王上了。然而王上他說什麼啊？他說一個宰夫，豈不該誅了嗎？使人咋舌的是，正要退朝的時候，又有幾個宮女，穿着窄夫的囚服，像魚一樣游地滑下了。無幾仙也看見，好比渾身灑了冷水，戰慄得厲害。心里却文對起了一派忿怒之火，可是不敢叫聲，一心全盼着那一位朝臣，胆敢直言再諫的。但是每一個朝臣，都已沉下了頭，士會也在側着臉子，嫌怕自己的朝拜了。——究竟是誰，都不敢諫勸這位暴虐的聖上了吧，便無端地把尖刀拔出了兩寸，真有點飛揚浮躁起來。幸而在這時候，趙盾又跪在靈公面前，諫勸了。然而王上他怎地曉得，他還不是覺說了別頭，給他一個不理睬嗎？就這樣，讓勸王上，爲了懷疑，毀一個無辜的宰夫，難道有什麼不當嗎？那是一個忠臣的天職，怎麼說是不當呢？唉，莫非他言語之中，得出了聖上聽不聽的，一定是有所唐突了。然而，還自裏邊時候，就做了斬刑的處置，會在言語之間得

「即聖上賜何況，纓或冒上難，罪這也不至於送地啊！這樣想著的饒廣，倒反覺得饒公今番對於趙兩的處置，頗難叫人心折了。但是問題還不是在自家身上嗎？饒公既不是親手去刺趙，而必須假手於他，則他豈不是可以救教這個已被聖上暗算的忠臣嗎？然而一自這種不穩重的思想淡淡地浮上了他的蠢直的心胸以後，立刻像犯下了滔天大罪，尤自駭汗起來；對於聖上的諭旨，難道可以違抗的嗎？若臣死，不得不死，饒這一個忠字也罷不得了，不成我們這般力士，也應該替朝廷効力，替主上盡忠；今番既被使喚去刺趙，好一個袖力盡忠的機緣啊！怎樣好反背起主上來呢？所以，即使他明白趙所並沒有犯下殺身的大罪，他覺得自己也無論如何應該毅然決然地奉行他聖公機密的諭旨的。

所以，饒竟不特在傍晚時分將佩挂在腰間的防身解腕尖刀從褲中拔了出來，仔細地把鋒刃磨得異常銳利，還把它安在燭光下磨壞了好幾個時辰。這時候，他隱約地聽得夜風吹在幽篁里的寒厲的嗚聲，即便是一個聰勇的力士，聽去也有些

殘烈的感覺。那種嗚呼，像是狐狸的哀鳴，鴉鵂的嘖鳴，怎不教人心寒膽戰呢？又是那
套燭，憤憤地跳了幾下，映出那些整把，積盾，橫弓，利槊，許多懸掛在四壁上層的武器
的黑影，乍明乍滅的浮蕩着；龐大的黑影中又好像露出許多猙獰的嘴臉，這些嘴臉
分明是自己所熟稔的——是在自己的武器下斷送了性命的證人！他不禁又起了
一陣抖顫。振起了精神，提着刀柄走近案几，把結在燈燭上的鏗花掃去了一節，燭芯
爆出了幾點火花，燭光驟然增亮了；扔在地上的鏗花，冒着一縷青藍的輕烟，混和着
一重濃郁的臘蠟味，也在那里迸閃着火星，使用髒屜去把它踏熄了。這樣安排安妥
之後，他重複坐到杌子上，摩挲他的尖刀。

撫摩着這口銜利的尖刀，一段內疚的回憶愉悅地浮上他心頭來了。這是一個
秋季的黃昏，綿弱的殘陽已經澆落到嶙峋的亂石間去了，長空上抹着一重絢爛的
霞彩，他獨自策着一匹高大的駿馬，負着橫弓，挽着彌矢，佩着尖刀，打從一個召喚的
山峯上迅疾地馳騁，驟然一枝蓬矢飛了過來，他側身讓避了咫尺遠近，即忙牽住了

驢蹄，回頭一看，一枝箭深深陷在山岩的裂罅里。他料不到在此崇山之中，會有這類
慣例的過客；正待張弓發矢，那邊却在嗎么起「來者何人」了。他便「老匹夫，俺
麼莫非不是認了嗎？」同時奔躍到發聲的所在。在那兒，他看見兩匹牲口上默載
着兩個人，一個是濃眉巨目，醜陋星形的太漢；另一個是柔腰細頸，黃額朱唇的娘子。
從相態和行態上，包斷定這兩個一定不是安分的良民。果然那彪形大漢響着洪鐘
似的響着嗎么地下馬，又要他把財法足數給他；而與這句嘴腔的么嗎同時，那漢子
也跨下了馬背，兜腰他總知道今番是寄在結拜軍寇的手掌中也，便恣然地跨上馬
來，提了尖刀直撲到那個漢子身上，打了十來個回合，終于一尖刀把那個漢子的性
命給果了。當他血腔出神地瞧着一縷鮮紅的血流，瀉瀉地噴湧出來的時候，那娘子
也早已跨下馬背，伏在地上哀求，爭奪他殺機已動，回過頭來又把娘子殺了一刀，及
至他聽得微弱的聲音在哼着「爺爺，你錯殺了人也，奴家是關氏大娘，給那漢子擄
了來的……」這時候，那一縷從女人乳腋旁的劍口里噴出來的鮮紅的血流也委

不多騎馬了，隔不上一會就奄奄地死去。分明已闕下了彌天禍事的亂賊，急忙跳上馬背，用距鏃猛刺馬腹，縱了手裏的繮繩，馳在閃閃的亂峯間，打從一條湫隘而險峻的羊腸小路上直奔到山下。這一段回位，確然是使他永遠覺得有些愧意；此刻又在靜謐的午夜浮上心頭，直教他有些惶悚起來了。而這口尖刀，今番却又要用來試審一個朝廷中耿耿的忠臣吓！

想到這裏的亂賊，一股義憤之氣又復壅塞在蘇府的心上；該有什麼緣由要去刺殺這位輔弼呢？他自己跟他有什麼冤讎啊？除暴安良，倒連這末一個忠臣也洩氣賊囑，於是在錯殺了施氏大娘時的那種漸作而失悔的心緒，緊緊地滾上心窩。平時仗義爲情，而今却要用自家清白的尖刀，去謀害一介忠臣了。噫，說到清白兩字，倒亦有點親熱的；好在不知不覺，那位娘子的幽魂也總寬宥得過自家的粗魯；如果把趙盾結果下來，這縱踏塌了自家的清白啊。這雖說是憲公的諭旨，到底是自家操着趙盾的生殺之權；爲了邀賞立功，竟想地助盜爲奸嗎？靈公無道，非特不能發遣進諫之

忠，反去火上澆薪。助紂爲虐，俺但懋忠也祇卑賤了一個堂堂的力士，要是連這樣一個忠臣也救拔不了的話，還算得是個力士嗎？然而，跟這念頭同時閃到他心上來的，是那宰夫的屍體，以及勃怒的龍顏。於是他戰慄了。拍的那口尖刀滾落到鋪着鵝卵石的黑影的地上。

帶着內疚將尖刀拾了起來，垂進了鞵環，掛在髯髮下面。哼，這想它作什麼啊？反正是祇能顧到一面的了。不殺趙盾，落得一個逆字；殺了他，全得一個忠字。在銅鹿看來，今番是祇能成全一個忠字的囉。這樣下了決心的他，先前那重慘憺的顏色上，立刻塗抹了一層勝利的光輝；一溜鬚鬚向裏，也早已罩上他的口幅。此刻在憤憤的燭光下的銅鹿，簡直類乎兇悍的山魃，甚至像聚窟洲上一匹懸齒長牙銅頭鐵額的猛獸。而正在這時候，窗外的夜風發發呼嘯得厲害起來，隱約地聽得相鳳銅鳥上的環耳丁當地作響，樓下的角鈴也刮得不停地搖着，幽篁里傳來的風鳴直道是山物間的虎嘯了。然而，夜風擁着冷雨灑落下來，打在將殘的樹葉上，震出一片淅淅浙

寒的聲響。噫，秋天的氣候，忽地陰晴不定呵！

銅符上的大書劍又被寒風吹得直跳了幾下，彷彿舞閣中的
簫弄，兀自旋繞着優韻。他口裏走過去用手攔住了，可是仍然雷雷地跳着。索性吹滅
了燈，就寢吧！這樣的思想像夜風般掠過他心上之後，便解衣解帶，吹去了書燭，摸
上檯來了。睡在帷幕中的力士鼠，聽着窗外的雨聲風聲，兀自不能脫合眼。在那時
的羅處心中，蘊藏着一種似乎寂寥，似乎散離，又似乎浮蕩的心情。寂寞呢，他獨個兒
隱在這間幽閑寂寞的上房，敲睡呢，因為他只聽得風雨的明感，和銅鳥簫鈴的哀嘆；
在這時的深宵午夜，還沒有一點兒睡意，怎不教他浮蕩呢？於是這蕩在心中的思
潮，便時時湧起如雷的波浪；對於靈公的言行，現在竟行估量了一番，的確覺得自家
此番的靈公，最是適宜不備了。——與其取職，毋寧盡忠；這更是一個無道之君，即使
他的時，也只是一面幕布，那幕布到底是個王上，我們到底應該盡忠於他的幕，
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勢將已經走到檀后的歲事前，作作替武似的直闖到案上。

看見趙盾，一個箭步直撲到他面前，拔出腰間佩着的尖刀直刺下去，砍去了首級，提了就走。將那顆血淋淋的人頭提進別殿，拜見了王上，承德大大的嘉獎一番。又夢熊是要早朝了，他看見士會立在那里，望着他苦笑。不知怎的，其時階下有幾個宮女拍過了一具屍體，接着又有一個宮女拋了首級走過殿下，朝臣們各各嗚咽涕零。他將那首級凝視了一下，噤，便是那忠臣趙盾的呵！那趙盾，使他更覺得胆落的是，一臉的苦笑，忽然睜開眼來直盯着自家，他簡直忘記了此刻在早朝，忽然不住地大喊了一聲：「呵，原來是兩柯一夢也！」

這時候，銅鑼的雷鼓緩緩地響了兩遍，禁軍的畫角也嗚嗚地響了起來。亂塵他撩起帷幕一看，把字同紋綉的窗牖上邊懸着一重霧靄的長簾，窗外一樹烏桕的枝葉沾在晨晨的冷霧中搖曳着，初不覺又是一個好天，回頭將壁上那些驕着槓弓，腰纏一棍，藉記起昨夜依稀的夢境，不免又發悲歌，一陣。但是，一個體勇的力士，連一髮都二髮，要這也要這也，不的，他今天還要親手操着尖刀，刺進趙盾的頸

子呢！於是他好像突然想起壁公的諷旨似的，急忙跨下棹來，扣好紮帶，敲着髀，佩了壁上取下來的大刀，驕出門去。

踏着湖地的泥濘，亂塵只顧往前行走。陳家的橋欄里吐出了一縷瑞腦餘香，歇載在晨曦中直撲進他的鼻孔。路旁的幾棵大槐樹，不時地灑下了巨大的翡翠水珠，昨夜的秋霖，還在枝梢葉片上；而那些大樹的底下，堆積着落葉一重，看來昨夜的秋風，也頗是不小呢。對着這麼個秋晨冷露，他在該意間噙了口氣，心頭又浮起昨夜夜的噩夢來了；但是當他一想起壁公在別殿里吩咐他機謀的時候，便又傲傲地揚出一絲笑意。此去是，結果了那趙某的性命，可以替注上盡忠刻刀，輕騎也磨毛，兀自往前行走。

正是到那昨夜夢境里的廳事前面了，亂塵拔出大刀，飛步躍上階臺，他看見那個坐在正中太史椅上假寐着的趙某，他陡然將尖刀拉整到袖上去了。那趙某，如今已是極穩妥定，冠履整肅，精神矍鑠，全無羞慚好了，正待入夜早朝，想來是該

光來到，然而在此小憩片時，不料這樣盛服將刺的儀態，倒把他無聲驚住了。幾勇知名的大力士，爭不成怕那文弱的趙盾嗎？他不怕的！然則，爲什麼經過了長時期估量下來的決心，在這一瞬間突然會轉變了呢？這得，如果能夠明白他在這一眼瞥見趙盾時的心理的默然，就不會詫怪他此番急遽的轉變的。原來當他領着堅決的殺心，在車上聽車夫的誦誥，而抬頭看見他這所感服將朝，即先寒寒地在說來着的時候，一種肅然敬慕的思想，陡然而堅強地植上他的心窩。試想他朝並未明，何以說正義絕待呢？要是個不思於王上之人，怎會忘地啊？這時候對於趙盾的觀念，他覺得是一個完全爲社稷着想而進謀盡忠的朝臣！一片孤忠，倒給主上辜負，這種冤曲，像是個壓身受似的覺得萬分暴躁。所以，此刻在他處直的心上，由於敬畏趙盾而惹起了暴躁，由於暴躁而就可地起了一種這叛靈公論旨的情緒；雖然是片刻間的意念，却像生了根似的緊緊地不能拔去，故而他不自覺地將尖刀掉落下來。可是他趙盾却始終是蒙在鼓里頭啊！

了原有的一絲笑意，掛起了一副將到趙盾居第時的兇悍的神情，飛步拉到大槐樹的粗碩的樹幹旁，將自家的前額猛烈地撞到樹幹上。眼簾前起先飛舞着彩色的墨點，繼而是一片片陰霾的雲霧，終於他依稀地感覺到額角上流淌着好幾條冰冷的什麼東西，而今是，誰也沒有給他祖慶辜負了吧！便昏昏沉沉地倒在濕潤的落葉上了。

這時候，宮中的朝鼓，正精描地響了。

厄狄爾斯這幾日來煩躁得很，每天到接見廳裏總是聽得大臣們報告自己王國裏疫癘的狀況：昨天死多少人，今天又有多少人生病。眼望着天氣這樣炎熱，疫癘是光景不會消滅的吧。卡狄爾斯的後裔呵，爲什麼遭受到這樣壞的命運呢？昨夜好不容易下了一場陣雨，總以爲形勢可以降低，却不料那紅得耀眼的太陽，在司波斷力諾還沒有吹奏報曉的信號之前，又爬在雄坡上開眼了。後園的一些花草樹木，掛着

天塵石似的水珠，把一團的陽光籠得粉碎；隔着那些樹木的一泓小湖，擁着粉碎的陽光，還在恬靜地酣睡；而厄狄波斯他自己，却早已捨棄了柔軟的寢牀，在後園中柱復地漫步了。

他覺得今年的天氣，真是出奇的熱；記得在他加了底比斯皇冕之後一年，天氣也是熱過的，可是沒有今番的厲害；而且，今番的酷熱中，還散播了疫癘的種子。蘇塞的人民，卡狄摩斯的純正的後裔，縱着這樣奇重的災難，呻吟在死亡的駭浪下，差不多不敢抬起他們的頭來。無論是粗魯的赤露着上體的工匠，或是負着弓箭的高大的西徐亞的弓手，或是道貌岸然的帕德嫩大廟的祭司，這一次簡直都被捲入疫癘的漩渦中。像這樣奇重的災難，莫不是有誰得罪了福埃勃斯神，縱降下來的懲罰吧？可是有誰會得罪那大神呢？那座最神聖的太陽神的宮殿，自己又常常去獻祭的；大廟前的方尖石塔，連那上面的雕着神像的柱也幾乎青滿得出了。那麼在那次賽會的時候，也許底比斯的人員有什麼褻瀆大神的行徑呢？可是又分明記得當時備仗

停在路上，一位祭司揚着喉嚨吟誦一首接近銅器和物體持萬物的神道的頌詞，那些聳立在道旁的人民，都很虔敬地發出誠摯的歡呼的，又有誰會得罪那尊嚴高的神道呢？這樣思維着的厄狄亞斯王，更覺得今番的疫癘是一點不可索解的奇蹟的災孽了。

然而，神總會告訴自己這災孽的原因的，即使不是天神自己所降下的禍網，神也應該有一個挽救的方法。過去每一個國家的大事，豈不是都指示過神的神示而得以順利地進行的嗎？那麼昨天請內弟克利恩到吉爾菲去求禱，預計今天早晨就可以聽到神的啓示了。以前他懷着煩躁的心緒，想察着疫癘的原因，現在是顯出焦急的神情，在期待着內弟的歸來了。但是在期待中的時間，是何等的悠長呵！

他漫步了一陣，突然在一株小小的無花果樹下站住了，他踴躍地望着升在藍藍的太陽下重重地播弄一支葉片上的水珠，用手指輕輕一彈，那些水珠便像迷迷的細雨般飛散開去，而這時候，從那遠處刷着一層煙目的白臺的宮殿裏，傳出一陣涼

軟的催眠的歌聲，便有一層薄薄的歡愉的情緒，像一支醇情的游離一樣浮上他的心頭。他知道這是誰的歌音。那兩個自己和美麗的皇后的卡士麥所生的孩子安提哥尼和伊絲是何等的聰慧而美麗啊。這兩個孩子，應該說是像波提使自己的聰慧，像母親的美麗吧。是的，現在這兩個孩子是，迴睡在他們美麗的母親的身邊。孩子們的幻夢是如何的安謐，自己的宮殿又是如何的恬靜，荷有倫比斯的王國裏纔是那樣的騷動呵！

這時候，突破那滿圓的靜謐的，是司波新力活的報曉的信號。這信號，往常他聽到的時候總是睡在柔軟的床上，於是他望着美麗的約卡士的睡着的或是醒着的臉，靜靜地微笑着，一重欣作的回憶立刻像春燕的翹尾似的掠過他的心頭。可是在近來，他聽到這信號，總是已經在後園裏漫步而且這信號所帶給他的並不是欣悅的回憶，却是苦痛的情緒。他不知道這信號所吹出來的一天中又將接見不少的大臣，聽他們的轉告民生疾苦的狀況了。何況如今天，他更帶着一種焦躁的心

總期待着內部的呼聲，期待着大神的啓示呢？無辜的卡狄摩斯的後裔，的確不應該讓亞威的巨龍來吞噬的；亞威比阿基里的厄狄濟斯王，怎麼不煩躁而焦急啊？

時光就在他的焦急中邁着小小的步武，漸漸地漸漸地把太陽移在小湖裏面了。得得得得……上端下一陣腥風的熱風，將那浴在小湖裏的太陽搗個粉碎，發射出無數金黃色的鱗片的光芒；艇棹划不糊裏的蘇花果樹的憂鬱的黑影，也被打攪得伸伸縮縮；但是當那微風拂過以後，湖水復成光滑的鏡面，而每一片垂蕩也像膠一樣地黏住在枝幹上去了。這時候，有一位祭司從那利巴岩柏木製的大門下閃了出來，急急地往厄狄濟斯王那裏進發；這離有二三尺路光景的地方，祭司便站住了，從那美觀的鑲着紫邊的潔白的長袍裏高舉起乳白色的胳膊，嘴裏喃喃地唸了許多諛詞，然後他恭敬地說：

「我們的皇帝，陛下為什麼這樣憂鬱地站在圖裏呆望呢？」

厄狄濟斯王早已將心到那祭司了，而且看那祭司的匆忙的樣子，也許克利恩

已經回到了宮中，一種實現期望時的愉悅之感便如秋葉的冷露般滲上他的心頭，但是那清秀的容顏依舊掛着一重愁色的憂鬱。於是在作威的氣分中他憂鬱地嘆了：

「我的虔誠的孩子，你知道我們的王國，如今是怎樣被毀滅所折磨嗎！每天在獻祭，每天在新禮，可是每天有無數的人民墜入死亡的深淵中。這些卡狄摩斯的後裔，他們有什麼罪愆要受如此的懲罰呢？我是這個王國的統治者，所以我所感受的苦痛，也比任何人來得沉重啊！」

「是的。」那個嚴肅的祭司也顯得同情似地說道：「光榮的皇帝，爲了你以往的救民的熱誠，你是公認爲地上的教主。現在是，應該憑你天賦的睿智去拯救這些沉淪在痲痺恐怖下的人民！我想，你可以消弭這大無妄的奇災，而安國家於鞏固的磐石上的！」

「你所希望於我的，我都知道。」厄狄摩斯凝望着高聳的靜靜的小閣，凝望着

相邊的鬚鬚順着衣領的翠毛的鬍子，感傷地說，「可是我已經流盡了我的熱淚，說盡了我的祈禱的辭句，是救盡一切的方法，而聖烈的聖德却全沒有熄滅下去的意思。我現在所能想得到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差遣我妻子的烏爾克和想到台爾去祈求大神的啓示，因此我在孤獨的苦痛中，早已焦急地期待了許多時候了！」

「……」烏爾克在祭司的心上。

「可是你——」把視線打從小窗和鴨子移到祭司的臉上，他又迂緩地說了，「此刻匆匆地到來，莫非那諾諾修斯的兒子已經回來了嗎？」

祭司從乳脂色的臉上，掃了去一重薄薄的陰翳，這樣告訴他：「報告我們庇里斯的國王克利恩已經在接見西基了。」

「噫——」

「而且，」祭司不待他說下去，就用異常興奮的語氣又接着道，「而且，光是他有好消息帶給陛下，否則他為什麼戴着花團錦簇的桂冠呢？」

一絲月暈似的澹淡的微笑，淌着他青色的容顏，爲一重笑意所塗抹着的口輪。這時候吐出這樣一句俏俏的話：「感謝我們的大神，他應該有好的消息帶來了！」接着又說：「那匹虔誠的孩子，你就去請他來這裏吧！」

於是那瘦削的祭司拖着一條修長的影子往那扇大門裏避去了，留着一個聰慧的國王，還在一株無花果樹下冥想着。他覺得光明已經臨在他前面，無辜的人民就可從苦難中救出來；但極天着折頭望了望太陽，對默默地背誦經文的婦文，適纔那種香亂的心地，現在已經抽釋出一輪光明的恩澤；而那種煩躁的神情，目下也如一泓湖水般平靜下來了。

這時候，從利巴城柏木大門中間出來的正是一個祭司，一頭戴着桂冠的克利思，邁着輕快的腳步，移着蓬鬆的髮髻，急徑地走到阿克廣場的邊沿，會意地大家讚進一塵繞着走路的亭子裏，因爲太陽已經毫不留餘地灑落在地上，灼熱已經有些使人難耐了。

厄狄撒斯望着他內弟的重載着美麗花朵的冠，微笑着問：「我的內弟，彌諾的兒子，你從大神那裏得來了些什麼消息呢？」

「好的消息！」克利恩弓了一下身子說。「我告訴你，我的皇帝，如果你願意做，那麼任何奇重的英雄也可以消弭的。」

「到於那啓示是怎樣的呢？」厄狄撒斯王禁不住這樣逼問着克利恩。

克利恩皺着祭司，蹙着眉頭說：「假如在他面前，你以爲也可以說，那麼我就即刻告訴你，否則我們還是到裏面去。」

「就在這裏吧，好在我所擔憂的事情，跟他祭司也有關係的啊！」

「那麼，」彌諾的兒子謝謝地說了，「我可以告訴你神所啓示的話了。大神埃勃吩咐我帶出一個罪大惡極的妖怪，那個妖怪就在我們的國中，我要逐出他，神這樣說，疫疠的力，便可以從此平息的。」

「神說那妖怪是什麼呢？」厄狄撒斯又禁不住這樣問。

「妖孽嗎？那是一個人——一個曾經犯過大的血案的人！」

「一個曾經犯過大的血案的人，厄狄亞斯王簡直不明白那是怎樣一個人。在他激憤過度的心中，一時找尋不出關於那樣一個人的恰恰的幻影。於是他的問：『那是個犯過什麼血案的人呢？』」

「他，就是刺殺羅士王的兇手！」

「咳，」羅可地，厄狄亞斯他記起這事不甚清楚的重要了，「我記得的，就是刺殺我前一任國王的人。」

可是，那樣兇手的血案，將如何去做呢？同樣的兇手，即使沒有死，也應該逃過勿理了，可以對那裏去投呢？」

「大神，羅可地就在我們的國中，祇要此刻嚴密搜捕，他是可以拘獲的。」

聽着這個消息的厄狄亞斯王，心中浮起異常的忿怒，在他清秀的臉上驟然地籠罩着一種的輕愁，居然有這樣逍遙在法網之外的兇手嗎？犯了這樣大禍的兇手，

還讓他悠悠自在嗎？而且，這個欲君的妖孽，還在自己的國中，難道統治着威比斯王國的自己，竟如此昏庸無用嗎？一個國土中存在着這麼一個犯法的妖孽，也無怪大神要有所認真了。但是，神說祇要嚴密地搜捕，那個兇手仍然可以拘獲的。那個兇手自己不是應該知道那兇手的一點更詳細的情形嗎？於是，他問了：

「英士王在什麼地方遇刺的？是在宮裏，在郊野，或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他嗎？他祇要到台爾菲去問神，可是在他出發之後，就永不見他回來了。」

「難道沒有人知道嗎？同行的人也沒有看見那樣的暴行，報告他目擊的情形嗎？」

「同行的人都被殺戮了，祇有一個人在恐怖中奔逃了出來，他祇能夠說出一件事。」

於是厄伏康斯總督問：「那是什麼呢？祇要知道一件事就得到一舉兩案了，我們不是就有一些希望嗎？」

「小商，請的，他說他看見一羣強徒來行劫的。」

「有那樣不法的行徑嗎？那麼國王既命強徒刺殺了，爲什麼不去搜查兇犯呢？」

「天啊，」克利思好像絕望地喊，「那個時候正鬧着司芬克斯的謎，大家都替自己設想呀。」

司芬克斯的謎嗎？這個在厄狄波斯王是記得十分清楚的。這個美麗的約卡士皇后，除了解答司芬克斯的謎的他自己，還肯嫁給什麼人呢？而自己，假如沒有那個巨淫的謎，怎麼會受到這樣一位美麗的皇后，怎樣會掌握到底比斯王國的君權呢？司芬克斯在他，無異於聯合亞特蘭提斯元老。他記得，那時候有一個舞身鳥翼婦人而的巨怪，莽撞地蹄踏在縱橫着茂密的棕櫚樹的大路上。對於每一個過往的人，牠總出一個難答的謎語，或與不容，或與答，那個過往的人便給這隻巨淫吞吃了。正如現在鬧着埃瑞斯的風浪一樣，那時候正鬧着一股巨淫的暴風，在大有無數的人民，墮在

這重刑對其死亡。於是下宮裏的使者到處去傳令。「帝國狗咬去這個害人的巨怪，新寡的皇后敬贈給他。」厄狄波斯更記得，他並不是這春修的重賞，並不是這榮耀的厚賜，却爲了拯救那些無辜的人民，便勇敢地走到那巨怪的跟前。他問：「這一定是十分難答的謎呵。」告訴我，早上有四隻腳，中午有兩隻腳，夜間有三隻腳的動物是什麼？可是聽了這謎語的厄狄波斯王，以爲並不怎樣難，便隨口地答出了：「這是人。當他幼年的時候，手足一同用來爬行的；壯年，用兩隻腳走路；到了老年，却用一根拐杖來扶持。」這個答案應該是對的吧。眼看那妖怪撲着大的鳥翼想飛逃，可是厄狄波斯却並不肯放鬆牠，用刀追牠走到懸崖邊，把牠推下巖去了。當他得意地走進底比斯都城時，還不是全國瘋狂地慶祝他 equal 卡士奧的婚禮嗎？這樣的遭遇，對於他怎麼會忘記呢？而時候，大家在經歷着害人的災魔，雖然不會有絲毫來搜查兇犯了然而——

「我現在，又要拯救無辜的人民，消弭這次的災難了。」福明納斯大神既然告訴

我要選出那個人，那麼我就應該擔負這樣的責任。那兒子，斯殺英士王的兒子，他想像禍於我，殘害我國的人民，我不是應該徹底地爲民除害嗎？」厄坎薩斯的憤恨的心胸中，滋生着一種救國救民的勇氣——一種在司芬克新的雷聲裏起來的勇氣。「麥，我的悲誠的兒子，我們爲卡坎薩斯的民衆，再作一次虔誠的禱告吧！」

於是厄坎薩斯王率領了克利恩和祭司，走下亭子的石階，穿過一帶陰沈的菩提樹，打從一條紆曲的小徑上走進了利巴撒柏木的大門，裏面是一道圍着欄杆的遊廊，地上鋪着花崗石的碎片，透過了這章短短的遊廊，便是一間寬敞的教堂了。廟裏着白金的鑲嵌上，滿畫着底比斯歷王的戰績，以及希臘神話中美麗的故事。這裏有和瓦龍在一起，的卡坎薩斯，挺住一柄犀利的寶刀，直刺下去的姿態；那裏又刻着戰敗了父親的修士，分封他的兒，烏尼普，柏魯，亞西，賽麗斯和約諾的高傲的神情。而這顆燦的星盤，却支在幾根荷梗形的高柱上，這些高柱還候着土耳其王和孔雀，蛇，船，油，燈，香，花，寶，石的尤杰。

在教堂的柱廊間，這三個人都站定了。底斯摩爾舉了舉祭司，祭司便用磁罐的
音調說：

「祈求我們神聖的女神——維涅威，坎愛娜，和賴埃勃斯，賜予我們一種驅除
疫癘的力量！假如要選出任何一個人，也請神去選出他！因為我們都給苦楚和恐怖
煎熬着，我們所忍受的悲哀是無限的，國士士祇談着空想的非徒，我們却沒有挽救
的方法。榮耀的士摩爾有不結是實的抗物，而生命的消滅，却如敏捷的鳥羽和不息
的火焰般遇我，因為這種不可計數的死亡，間連顯然是顯敗了。可憐的孩子在地上
葬屍，沒有人敢娶他；年輕的少婦，白髮的母親，都在祭壇的階石上號啕着。我們對於
醫藥之神的祈禱，始終沒有停息過。我們仇視有一陣風，一潮水將這個猙獰的死神，
遷到國土的外面，哦，不是你麼？士還有一種滿載火焰的刑器嗎？終士呵，我們的天父，
請你一霹靂把他擊死了吧！」

聽到克利恩所報告的神示，厄狄廣斯王已經嚴密地搜查過好幾天了。遣派了各處的司波新力活，授借詞嚴厲的詔書，叫他們到處去搜查，到處去探聽；一方面又召集了各區的祭司，叫他們用慈祥的話語去曉諭無知的民衆，要兇手自動的投案，要民衆自動的檢舉，皇上對於那個自首的兇手，聲明除了驅逐出境之外，決沒有其他的懲處；然而被當局搜查得到的兇犯，將有最殘酷的刑罰，可是這樣出獵了幾天，每一個司波新力活都逼了偏僻的泥土，每一個祭司也用慈祥得連民衆也覺得異樣的話語，說給瘋癲在病榻上的每一個無援的老孀聽，然而民衆們都有些憤慨起來了，兇手的下落，還是沒有一個人知道。來到接見廳裏的大臣，仍然不休止地談說着投機的狀況。而那片靛藍得沒有一絲白雲的藍空，幾日來還是膠滯着不可捉摸的熱浪！

所以這幾日來，厄沃爾斯王更覺得煩悶了；分明已經知道了消毀疫癘的方
法，却不能夠實行。福埃納斯大神既然告訴自己祇要選出一個人——一個刺殺亞
士王的兇手，為什麼這個人想我不出來呢？這不是莫大的恥辱麼？當初在司二兒
斯前的那種智識到什麼地方去了呢？難道修士有意來實罰我，把我的虛誕的臆測
都不理睬了嗎？厄比斯的同胞顯然是消敗得無法收拾了。沒有了良善的王國，還成
個什麼王國呢？自己將親面地坐視這疫癘的蔓延，聽憑那兇手逍遙在法外嗎？這樣
的怨詞，連美麗的約卡士泰也聽得厭煩了。在豐盛的筵前，在皎白的月下，約卡士泰
總聽得他嘆着氣，嘔吐地囁囁着這樣怨艾的話語時，她總是靜受了斯芬所揮去不
住的摺扇的扇頭，用她嬌喘的喉音，懇禱這個憂鬱的年青的皇帝，因為她要解除丈
夫的憂鬱，便又轉述了克利恩的意見，讓他去請先知提萊休斯來，藉此或許可以偵
知兇手的下落。而厄沃爾斯王，果然在第二天上飛遣了兩個使者去邀請了。

這是一箇白日的臨日的下午，外面已報告是提萊休斯的到來。厄沃爾斯王極急匆

匆匆地走到接見廳一週的臺上，那扇折疊的門便再齊地推開了，於是侍臣們率領着一個斑白長鬚的先知，緩緩地挪到滿塗金色的臺下。

「提業休斯，你的靈魂和大神的意志是合流的，你可以預言不可知的運命，你可以勘破宇宙的祕密，雖然你看不見什麼，可是全副的疫癘，除了你做大的先知，我們已經沒有一個救星了。而現在，福埃勒斯已經解決了這個難解的問題，祇要我們把刺殺萊士王的兇手殺掉了，否則這成到空虛的地方去，那麼疫癘的怒潮便可以遏止的。然而我們祇是找不到這個罪惡的兇手，爲了拯救你自己，拯救這王國，拯救我，以及在死亡駭浪下苟延殘喘的民衆的殘骸，請你告訴我們更明顯的大神的意思吧！現在我們的生命，全在你的掌握中，你應該明白最崇高的事實，便是揭盡了自己的能力去拯救大衆啊！」福埃勒斯放開教民的熱忱的厄狄爾斯王，在一個盲目的先知前，吐着這些感情的字句了。

而那個盲目的先知，却驕傲的緊閉着嚴肅的臉，一若不勝其憂鬱似的說道：

「唉，我們的皇帝，你問我那麼一問事，我是知道的，可是就讓牠在心上滑過了吧！否則我便永遠不會到這裏來了。」

「什麼？」厄狄摩斯王不明白他爲什麼說出這樣突兀的話，便逼着問：「你說的是什麼？」

「我說，你不必向我追問這事情了，你大概會永遠忍受你的哀愁；而我，也會永遠忍受我的憂鬱的。」我說：「提摩休斯憂鬱地祈求他，「讓我回去了吧！」

「偉大的先知，你的話說得太神祕了，你，說這種話的時候，對於底比斯王國也顯得去沒有好處了。爲了神祕的慈悲，請你在這裏明顯地告訴我，你不應得全國的鐘聲中，散播着戀切的謠言嗎？」

「是的，是的。」愚庸的先知閃着他沒有光明的盲目。「可是你不會知道的啊。我也永遠不想宣洩我靈魂深處的刺痛。我的崇高的皇帝，請你真憐我，請你不要再追問吧！徒然的追問有什麼裨益呢？」

「你說的是什麼話！誰都知道其中的秘密，可是你不肯說，你不是在有意毀壞我的王國嗎？你還是卑鄙的傢伙——像一層雲，一陣飄忽的雲霧，忿怒在厄狄波斯的臉上掠過了。」你永遠不肯說了嗎？你永遠不會感動了嗎？」

臺下的侍臣，頻頻地監視着坐在金黃色臺上的天藍的寶石，以及盲目先知的嚴肅的臉。心上游起了一重迷惘的恐怖。有這樣不懂禮儀的先知，連皇上的問話也不肯回答嗎？却見那壞鬼在斑白長鬚中的播噀又在抽動了：

「你詭辯我的性情，却不知道你自己固執的癖性。我們的皇帝，原來你故意在跟我爲難呀！」

「有誰忍受得了你的言詞呢？」厄狄波斯咆哮着。

「告訴你。」然而先知道這是安閑地，「即使我現在緘默着，將來你便會知道。」

「那麼，你既然明白將來會宣說的，現在更可以說給我聽了。」

「可是，我不想說——」用他顫抖的枯瘦的手指揀着斑白的長鬚，迂緩而沉

禮地表示他堅決的意志。「而且，我不願再聽什麼話，聽憑你怎樣對我吧！」

於是，忿怒的風暴在厄狄亞斯的眼上時時了，有這長而長的先知，連自己的指
揮都不肯聽從嗎？一向是慈祥而和藹的大神的使者，爲什麼今番竟這樣殘酷而粗
暴起來呢？難道與他自己有什麼瓜葛嗎？是的，看來他是胡刺萊士王的兇手了；惟有
這樣的推想，最可以證明他現時的沉默，並不是說自己將永遠忍受他的憂鬱嗎？爲
什麼他說這樣的語呢？如果他不是犯罪的兇手，他有什麼憂鬱呢？他也何必這樣固
執不說呢？是的，看來他是兇手無疑了……然而，一個盲目的瘋狂的老者，能夠將自
己的小刀沾染別人的血嗎？厄狄亞斯他至少是一個重要的同謀者了！對於這樣的推想，
厄狄亞斯認爲十二分合理時，但更則得暴躁而忿怒，他從披著細麻的寶座上立起
身來，冷笑了一下，對着厄狄亞斯說：

「噫，你不願意再說嗎？我告訴你，我也不委你說了，我已經知道你是胡刺萊士
王的兇手！假如你不是盲目的老朽，我這以爲是你一個人幹的好事呢！」

「真的嗎？」沉默的先知忍不住咆哮了。「你以為我是胡曼士王的幫兇嗎？告訴你，你自己是這個國土上的妖孽！」

妖孽，這兩個字從蜜蜂的針刺一樣鑽進了皇帝以及每一個侍臣的耳朵，每一個耳朵都在隆隆地響着。這是何等放肆的話呵！對於這樣含血噴人的先知，每一個人都以為這忿怒也是太輕的表示了。厄狄漢斯王始而是青筋直豎的忿怒着，繼而便呵呵地微笑起來道：「你別瘋了吧！」

「我沒有瘋！我是秉承了大神的意志，這樣實說出來的！」

於是厄狄漢斯王忿怒得什麼似的了：「那麼，便有什麼人唆使你說的，這樣的謊計，我看還不是你的伎倆！」

「是的，是你唆使我說的！」盲目中射出了兩道慘白的光芒。

「什麼？」

「我說，是你唆使我說的，你不是逼着我說嗎？所以我現在告訴你聽了你自己

便是正在伯羅中的亞瑟王的兒子！侃侃地，這神旨的先知似乎沒有光明
的根據說。

厄坎讀書王簡直不相信這個羸弱的老者，是底比斯王國中最聰慧的先知了，
便這樣呵責他：「你敢這樣出言不遜嗎？」

「你是不是還要我說啊？那些話還要叫你然怒呢！」

「聽憑你，你這樣誣害我，這不是徒然的？」厄坎冷然的怒，想為無可奈何的
解嘲了。

「我說你和你的嫡親的血系同居着，你還不知道你的出身呢！」這時候，斑白
的長髯蠕動了起來，在蠕動着的長髯中，埋伏着一股神祕的微笑。「呵呵，你說我誣
害，這並不是誣害，乃是大神的意志啊！」

「我問你：這究竟是有利的詭計，還是你自己的？」突然地，厄坎讀書王覺得
這一定是自己內弟的詭計了。

「和克利思有什麼關係？這分明是你自己的事！」

「這說不是克利思的鬼域的伎倆，叫什麼人相信得過？用了這樣的詭計，賄賂一個這說岸的先知，必然是想暗害神醫了。然而美醒的江山，難道就憑這頭卑鄙的詭計可以操弄得到的嗎？這是你，你這樣一個卑鄙而殘暴的人，可以算一個先知嗎？」厄坎雷斯又向殿下的先知說：「當那個轉身為翼，婦人面的妖怪在作祟的時候，你為什麼不能夠拯救民衆，眼看著無辜的卡坎摩斯的後裔，爲這巨怪所殘殺所吞噬呵！那個難解的謎語，既然全園都在思索着的，而你這個先知，爲什麼不能夠憑你的智慧去解答？能夠爲民除害，能夠解答那個最難解的謎語的，却是我——」

厄坎雷斯這個惡毒的人而今道：「你居然對了克利思來暗算我，好大膽的傢伙囉！」

「操高的皇帝，你對我對了克利思嗎？我是侍奉亞亞斯的，既不是侍奉你，更不必說他克利思了。我爲什麼做他的奴隸？你現在說說我的目的，却沒有知道你自己原是帶着光榮的雙眼，豈不自哀愁的運命，也不明白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和羅羅同居着。你知道你深惡的仇人，羅羅告訴他，你是他的血族的律長的仇人，羅羅如
果有一天那個大膽給羅羅說出來的時候，你一定會投入於一個最可憐的境地，所
以，你儘得讓羅羅住在羅羅我的身上吧，我不你不久便會輸入羅羅的深淵的！」

「這些便是大神的意志，羅羅，其是羅羅的旨，羅羅我送你，立刻就走！」

「走就走，」先知又伸握他枯槁的手，因空中搖搖着羅羅的孩子。「要是你
不來招呼我，本來就不會來看你的。不過，第一要信明白了自己肉身的世系，我會
遭遇到羅羅不磨的厄運。」

羅羅從侍臣中摸到先知的肩膀，攙着他，一雙帶着前額汗的手，以及侍臣們嚴
嚴與憤恨的眼光，引出了羅羅。他受痛的羅羅一般，再再地移步，羅羅的羅羅
來羅羅上的羅羅的門下。這個嚴肅的先知，羅羅的羅羅說：「我今天已經做完了我的
事務了。我決不會怕你，因為你不能夠羅羅我。而且，我告訴你，你已經償還了多時的
對羅羅的羅羅的羅羅，他現在這裏，就在這裏——他告訴上訴，他是一個羅羅的羅羅。」

實在也是底比斯的人！他的命運是哀愁的，哀愁的命運會使他發現哥哥做了父親，兒子做了丈夫的亂倫的醜事！

侍臣們捧着跳躍的心，也跟着那先知和童子出去了。這裏祇有一個管領底比斯王國的年青的國王，繞着滿腔的理不清楚的紛亂的心緒，木然地坐着。他咀嚼那先知所說的話語，像敗絮一般沒有滋味的東西嚼。不禁在乳白色的臉上閃起了微笑的鮮花。然而，這個惡毒的奸計，一定是克利奧來燒害自己的。因為博羅、亞士的圖統，拿羅、底比斯的王權，實在是他的權利。照現在眼見得我在登顧着王國，不是要叫他憂鬱而無事嗎？於是梅甘不肯聽而燒害了他在提林、唐來到的時候，爲了避免赫羅、羅的緣故，才沒有到這裏。但是有誰有權利受赫羅這個類似赫羅的先知，他敢偷竊了神祇的靈氣來燒害我，這卻沒有一個有理性的人會相信這樣可笑的事。雖然，赫羅、羅、亞士的心，祇能可以受赫羅、羅、亞士這也是決無如此簡單的他心裏的深處，還帶着一種連自己也覺得高不可怕的思想，雖然不敢去

搖擺，而自己在這不情不願地浮現出來的是：萬一那先知的話竟是大神的意志而並非虛現，然而他似乎沒有想下去的勇氣了。而且，國內的叛亂豈不是像洪水般沖洗着每一角階梯上，硬硬地忘掉了先知給他的福音，那些在心口蠕動着的疫癘中死亡的民族，那憔悴痛苦的臉相，那緊閉着眼睛使他忘却不了！

三

這時候，向晚的陽光靜靜地落在金黃的地上，好像一個衰弱而多病的老人。嵌在金黃中的孔雀石和天藍的寶石，都在映着修道女般的莊嚴的眼睛，針視着肅穆而憂鬱的空氣。這兒有一些修長的黑髮拖連了該是隱的個門，這不是斯斯了教誨的先知來誣害自己的克利思內，那常常地移着滯頓的腳步，踏着從腐尸中流下來，的孤孀的陽光，走到臺前的時候，那軟弱斯王已經不能夠容忍他在頹廢的心中盪長起來的那種執熱的憤慨了。他使用戲謔有些前戲的手指出着克利思說：

「關，你現在却到這裏來了嗎？你還容顏而來見我嗎？你這個想奪我皇冠的人告訴我，你以為用了偷竊的手法就不會給我知道嗎？這在你一定已經明白事情的不密了！」

克利恩顯出異樣的驚訝，他不明白這個年青的國王，為什麼公認得如同一匹正待宰鬥的野牛。他說這奪他皇冠的人，又說偷竊的手法，這到底怎麼一回事呢？天啊，有這樣摸不着頭腦的聰明，難道國中的疾風的怒潮，將他激成了瘋子嗎？還是他以為我是刺殺萊士王的兒子呢？這一定是不正確的勳章的證據，堆積在自己的身上了。那麼他也應該說得明白一些啊。於是魯漢夜的暗，憤而惱性地道：

「魯高的皇帝，親愛的勳，你為什麼不害怕這呢？——」

不待他說完，「你這當我這優子嗎？呵！呵！」一陣令人震顫的笑，像鋼絲的石榴一樣從他喉噴出的嘴裏流出了。

「親愛的勳，如果我有什麼討的地方，你是不妨去處的。然在我這什

麼事情都沒有明白呢！所以我還是請你明白地宣說吧！」

這列奧得達平流淚了；他凝視着臨在寶座後面的偉大的壁面，那個在黑夜中潛入奧林匹斯去偷火給人類的伯羅米達士，後因在高加索山的頂上；這個爲人祭獻寧靜的犧牲者，絕望地緊閉着雙眼，沒有看到人類的英雄阿克里烏斯後來會釋放他的。現在克爾恩凝視着這幅壁面上的雕像，油然地胸引起一種自身的悽愴之感來了。

「那麼我問你：請那盲目的先知來預言的事，是你建議的嗎？」厄狄爾斯王於是用一種婉轉的口氣質問他。

「是的，我是主張請那先知來預言的。」

「那先知，在萊士王刺殺之前已經是有智慧了嗎？」

「是的，克利恩率直的告訴他，「他已經是先知了。」

「萊士王刺殺之後，請他來問嗎？那個時候他爲什麼沒有宣說神祇的意志？」

呢？」

「當然也會說這事是過時，可是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宣說神祕的意涵。」

厄伏爾斯突然的咆哮起來：「那麼，今番的事是很明顯的了。假如他沒有受你唆使的話，他將永遠不會知道我是刺殺亞士王的兇手的。」

像薛靈一樣，這句話使達奇克和恩的迷惘的頭腦，他簡直不相信而前這個年青的國王，是傑答司芬克斯的謎的聰慧的統治者了。便打趣似地說：

「親愛的國王，我的結丈，有什麼事刺激了你嗎？你為什麼說出這種無恨而駭人的話呢？」

「嚇嚇，」又是一陣令人震頭的冷笑，笑過後却更嚴肅地說，「這件事你應該是最明白了，為什麼這樣裝腔作勢啊？」

「那麼，如果那先知這樣說，你自己便最明白了，我應該請你自己宣說的。」厄伏爾斯帶着嘲諷的語氣回答他。

「明白些——我對你的心地了如指掌，你什麼都曉得！」

「你是國王國裏最有名望的一位，我對你的了解是遠大之，我可以說是第二個重要的人物了，與我還有什麼關係？」

但是厄狄曼斯他說：「我覺得你是一個不可靠的朋友！」

「嚇，你這樣誤解我嗎？你該要考慮一下就會悟明自我的心了！你替我估計罷——我願意在平靜的時候做一個大臣呵，這是國運衰頹的時代做一個烏爾德我這樣握着臣僚的大權，過着優越的生活，即使國中遭受特克大的災殃，而我仍然平靜地過着日子；如果是皇帝呢，我想一定是窮愁得不過冒險了。何況，民憤的都在希望我愉快，他們都在祝禱我，那些想毀踏你的人都到我這裏來懇託，因為這裏有着他們成功的希望，我為什麼拋却了這些而過着你的皇廷呢？告訴你，沒有一個聰慧的人會不可靠的。我是不喜歡採取這樣的手段，如果別人這樣做了，我絕對受不住對於他們的責罵。假如要證明這一點，你不妨先到官廳去，問他到底我所帶

來的神示是不是確實的；萬一我有什麼處分，使那個神靈，請你即刻殺戮我，可是在沒有證明之前，請你不要以為我這兒有罪。把一個壞人當作好的，固然是不應該；把一個好人當作壞的，也是同樣的冤屈。我以為你這一個比實的朋友，正如斷斷一般的可惜呢！你可以在一天中，看出一個偷竊的好漢，可是這該事情，却決不是短促的時期中可以斷別得了的。」

聽完了克利恩的冗長的獨白，他好像仍然不信任他似的，從鼻子裏嗤笑了一下，冷冷地說：「可是一個陰謀家用着迅捷的手段，縱使奪我的王位時，我祇能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去制服。假如我慢慢地應付，他的計劃便先成功了。」

「那麼，你便將我怎樣呢……把我流放出去嗎？」

「不止呢！」厄狄摩斯的暴怒的眼睛裏，射着兩道兇嚴的野獸般的光芒，「不止呢，我乾脆地要你死，要你死，縱使你知道我的厲害呢！」

「你的話說了就算了，我若你不像是瘋狂的樣子。」

「可是我看作是不忠實的！」厄狄亞斯王說着，在他臉上搜出這句話的刻切的證據。

「你難道不會錯誤嗎？」

「告訴你，這是我治國的手段！」

厄狄亞斯的話像箭筒一樣鋒利地投射着克利恩的痛楚的心，但是他沒有申辯的勇氣，却忍他憤怒起來了，便冷冷地嘲笑他：「無奈你治理得不聰明！」

「聽他的話，底比斯的人民！」厄狄亞斯王從他宮屋上站起來了，潔白的細麻的塵披被他這急速的動作拖落到地上，「聽他的話，」又揉着脚，「啊，這位作這的傢伙！」

「嘿，你叫底比斯的人民有什麼用呢？底比斯的王國不是你一個人的，我也有一份呢！」

正在這樣爭吵的時候，約卡士瑟像瓣殘春的落花一樣委靡地從側門裏飄進

來了。在她乳白色的容顏上，展露着一重黯黯的神色。她不明白在丈夫和自己的弟
弟間，爲什麼發生了從未有過的爭執。她用手指掠着髮邊的青絲，望着還在忿怒而喘
息的丈夫，高聲地說：

「你爲什麼這樣高聲地吵鬧？正在燈燭的流瀉中，竟殆地動盪，而你却有
嚼舌的功夫。自己想想，不覺得慚愧嗎？來，你進去吧——」又對克利思說，「還有你，
克利思，你也回到你家裏去！你們都去想想這次不幸的流瀉吧！」

「親愛的姊姊，」克利思像一個受辱的囚徒，一般說服了，「厄坎讚斯王他用
這樣的話來恐嚇我——他說，他要驅逐我出境，這是殺戮我！」

「是的，因爲我已破壞他對我的畏毒的陰謀。」厄坎讚斯王忿怒地說着。

「我有什麼惡毒的陰謀？如果我確有凶害他的行動，我願意受任何的處罰——
這是神祇的證書。」克利思伸出他圓滿的手指，指着窗外的蔚藍的天。

「厄坎讚斯，爲了神祇的慈愛，爲了他嚴厲的警告，爲了我，請相信他吧！」

他「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他說我是刺殺亞士王的兇手」

「他說你是刺殺亞士王的兇手」她低聲道說着，那裏會有這種事呢……」

簡直疑心他有些失常的舉止了，便不經意地問他：「是他自己知道的呢，還是聽了

人家的傳說？」

「不，他是料一切氣類的前知來說的，他自己始終沒有說什麼呢。」

「他自己既沒有說，你怎麼好責怪他呢？」

「嗟，我知道，他想用鄙卑的手段來誣害我，來佔奪我的王位啊。」

「我的皇帝，你不要去責怪他，也不想說了先知的話而懷疑，即使那些話是大

神的意志，這也不易證實的，因為太傅的指示是亞士王的，我告訴你一個明顯的例

子——」亞士王拍着地說：「亞士王的亞士王，這在亞士王沒有去世

的時候，有一次，大臣們——我不說名字，而是一個可怕的亞士王，亞士王」

來要給親生兒子刺殺的。可是他亞士王據說就在三岔路口給一羣鬼那的暴徒所
狙擊，而他的兒子却早已在三朝就給綁住了，因此撒旦就對亞士王說了，所以，撒旦
並沒有使那孩子像預言一樣做他父親的兇手，亞士王也沒有死在他親生兒子的
手裏；先知帶來的神示全是事實以外的所以，我勸你，厄狄撒斯，用不到顧慮；反正一
切的事實，過後自會明白的。」

「但是，敬愛的女人，我聽了你的話，心裏更覺得發亂了。」厄狄撒斯嘆著地說
着。

「我怎麼會使你如此呢？」

「我聽你說，亞士王是在三岔路口給人刺殺的。」

「是的，這是大家知道的事實。」

「這樁血案在什麼地方發生的？」厄狄撒斯問。
「那個地方叫滿南斯，是從吉爾和利耶來的兩條大路交叉的地方。」

「這樁血案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這事牽連到底比斯王權前不久的時候，這消息就給宣揚出去了。」

說罷，他一句話也不說，轉身要走出來，但厄伏撒斯王，這時頓然地落在寶座上。一種輝耀的陽光，已經高高地照著東壁的表面；因整齊陸娜的銅塔的上層，閃耀出各種寶石的光芒。突然地，厄伏撒斯王伸起了雙手，絕望地感：「啊，天啊，你將怎樣處罰我呢！」

「為什麼啊，厄伏撒斯？」約卡士泰一蹙眉，駭然揮扇揮扇着年青的國王，一雙這樣問：「這件事難道刺痛你的心胸嗎？」

他驕傲地抬頭望着他的妻，「你不必問我的，請你告訴我萊士王的面貌和身材。」

「他是——」蘇裏的問話好容易及一個響着勁的心，他望着蘇塔中搖首出來的陸娜，驕傲地說：「他是長身材，頭上戴着金冠，試問這面鏡子，你說說你沒有

多大差異的。」

「啊，天啊，我想也許我正想將可怕的謠言，底是不知道底細吧！」厄狄摩斯震顫地喊。

「這話怎麼講啊？我的奧弟，當我環着你的時候，瑪克與德萊呢？」

「先知他知道我有什麼怕的，但是他可是要我說一件事，我就可以更明晰地知道了。我問你他出去的時候，是神簡單的說，還是隨行着一隊武裝的侍從？」

「他們一起是五個人，一輛車，羅士王就坐在車上的。」

清楚地聽着約卡士的每一個字的他，這時候起了一陣的寒戰，一段依稀的往事像薄霧一般浮上他的心頭，他明白克利這或許不是要害他的了，先知從來你斯的神示也許是相當的真實的，於是鬼住地想說：

「天啊，現在是明白了！——我的女人，讓給你這消息的。」

「一個侍從——他是誰？——白雲送來了。」

「他現在是不是就在宮裏呢？」

「不是，自從蘇穆中逃回以後，知道你放過了這比新的王和，但更對我毫無
家講究，愛我教他回到野基去，可以不再看見這個可怕的城市。我便放了地回去，
我以爲這話的人，即使是皇家，也是高貴的呢！」

「那麼，可狄還新給佩說，「我們可以把他找來嗎？」

「那是可以的，不過你爲什麼要找他呢？」

「我的女人，我生怕我自己有些該懲的地方。」他傲傲地說，佩的卡士妻子
裏的佩的佩。

「等一會我就派人出去找，但是我問你，你爲什麼這樣憂鬱呢，我的皇帝？」

「啊，我這在你眼前保守什麼秘密呢？關於我的可怕的預言，已經實現了這末
許多了。」於是佩悠長地喘了一口氣，告訴他自己是科林斯國王彼里士和美羅

此後所生的兒子，童年時享受着愉快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在筵席上突然有一個酒

徒醉倒了，墨諾拉地說：他不是父王的兒子。於是他在第二天上就去到阿格母親和父親，他們對於那個散佈謠言的人感到非常的怕懼。當時雖然阿格和地空感着父母，而他自己的心上，仍然有着鉛一樣的東西壓着，因為墨諾拉的謠言流傳得很盛。後來瞞了他的父母，獨自到古爾菲去，那會羅塔對斯沒有告訴他的世系和出身，却另外給他一個可怕的預言：說是魁特幹下亂事的凶手，并且要毀滅自己的父親。震動地聽着這種可怕消息的他，便設法逃出科林斯的圍城，藉此可以避免那些預言的實現。「於是，」他說，「我就來到你所說起的地方。現在，我的女人，我就告訴你真實的狀況。當我行近那三岔路口的時候，前面來了四五個人，一輛車，正如你所说的，車上坐着一個薩客燈莊的老人，打亮的一個把我送到了道旁，當然我是暴怒起來了，將那個駕取車輛的人毆打了幾下，而那老人，趁我經過他旁邊，便用兩根釘的柄棒猛烈地打我的頭部。可是，爲了他用夢太狂的緣故，老人從車座上滾了下來。這樣，我把所有的人都殺死了。天啊，那個我白頭髮的老人，會不會是萊士王呢？如果是他，

我自己不是犯了這末大的罪了麼？而且又玷污了那老人的后妃！你說，我是最卑鄙的人嗎？我是最醜陋的人嗎？——這樣，我是應該被逐出去的，也讓我不再看見科林斯的人民，不再踏著科林斯的土地，生怕連我母親也要跟我亂倫起來，連我父親波里卜士也要被我殺了麼！

約卡士奉勸到了相討他完長的熱忱，終於緊蹙了雙眉，但是竟感煩地安慰着：「我的皇帝，這個果然充滿着可怕的威脅，可是那團生靈的侍從說是爲一羣盜匪所謀害的呢！所以，厄狄爾斯，我勸你不必憂鬱的。」

「我就是要問他當時的習俗，得同劫掠如以前一樣，就是有許多人謀害的，我便決不是兇手，因爲一個執行的兇手，不是他的計劃的；但是，假若他祇說是一個孤獨的旅客，那麼無疑地，這件罪案是我犯的了。」

「那個，請你放心吧，分明他如此報告的，他決不能撤消以前的報告，因爲不僅我一個人，全個城市都聽到兩，而且，即使他沒以前所說的路有出入，但是他能夠證

則英士王的被殺是與預言符合的嗎？那預言是說英士王必須死在他親生兒子的

手裏。那可憐的孩子決不會動手的，因為生下後三個月就被拋棄了。」

爲了約卡士泰的溫柔的長髮，寫了維多利亞的笑，那軍落在尼狄斯心上的
巨重的憂鬱，漸漸地漸漸地移開了。他又覺得大神的指示未必都會得應驗，就像萊
少王，門分開沒有如預言一樣爲他兒子所殺死，而據說被一羣異邦的盜匪所謀害
的，便爽直地說：

「是的，你的話說得很對的，那麼我們就趕快去找那迷路的仙長，不要忘記這
一件事！」

「我就派人去找，告訴你，祇要你快樂，我便什麼事情都有做的。現在，讓我們到
寢室裏去吧，你聽得嗎？孩子在哭了呢！」

於是，這兩個戴著不可言宣的憂鬱的人，拖着潔白的長裙，以及兩條淡淡的黑
髮，踏著兩聲悠長的太息，像木筏一樣沉重地浮出了門口。當這兩條憂鬱的黑影從

折疊門裏消逝的時候，雄鷹上銅像一般兀立着的可波新力活，吹起了圓閉宮門的
信箋。

第二天清晨，爲丈夫的憂鬱而憂鬱的約卡士泰后，隱伏在教堂的祭壇前虔誠
地祝禱着：

「祈求我們神聖的福埃勃斯神，賜予我們一種安靜的心境，因爲厄狄漢斯王
興奮得太厲害了。他差不多好似一個癡癡的人，沒有一刻不是下意識地驚悸着；不
是爲了顯赫着國土的疫癘的巨浪，不是爲了疫癘中不絕地死去的人民，却是爲着
先知帶來的神示。阿波羅啊，我們都好似舵工對於沉船一般恐懼着，因爲厄狄漢斯
王這樣驚悸着的緣故。神啊，現在我帶着南地的名貴的香，來奉獻給大神的陛下，祈
求你賜予我們和我們的國土平安……」

一種輕微而懇切的動聲，清澈地在教堂中流蕩着。讀者在白雲的發覺上的英雄和神祇，都好像傾聽着這探的祝禱。跨過了窗簾而迎着荷棟形的高柱的太陽，已經臥在約卡士泰的膝伏着的背上了，站立在她身邊的侍婢，執着顏色美麗的駝鳥毛的長扇，便不停息揮扇着。這時候，從那短短的遊廊裏，急急地走來了一個穿着紫邊的潔白長袍的祭司，在約卡士泰旁邊站住了，等待她掀着細高的衣襟從地上站立起來之後，便高舉他乳酪色的臉龐，嚶裏啾啾地唸了許多諛詞，然後他恭敬地說：

「崇高的皇后，科林斯遣來了一個報信的使者，不知有什麼重要的消息要帶給我們的皇帝，我想，皇后可以先去會一會他。」

「是的，虔誠的孩子。」約卡士泰理着衣褶的褶痕，低低地說。

於是，祭司引道着約卡士泰和侍婢，三個人迂緩地走出了教堂，經過一帶懸掛着愉悅的風蘭的長廊，來到接見廳的門口。約卡士泰和侍婢跨到了金黃的臺上，祭司却從另外一道窄門裏走近了科林斯使者的身邊，等待那重新疊的門冉冉地推

「開了，便告訴那個使者：『這是威比斯王國的崇高的皇后。』於是那個衰老的使者
低首頌讚地說：

「我們崇高的皇后，祝願她在愉快的宮中，永遠享受着愉快的生活。」

約卡士泰也祝願這個不迷的客人，接着問他：「貴國使者到這裏來，有什麼消
息要報告嗎？」

「皇后」使者答說道：「對於皇后的世系，對於皇后的丈夫，這是一個可
喜的消息。」

「請問，那是什麼消息？」

「依斯來亞的人民要擁戴他做皇帝呢！」

約卡士泰的秋海棠一般的容顏上，掠上了驚愕的陰影，便這樣追問他：「什麼？
難道年老的波里卜士王不再治理科林斯了嗎？」

「不是的，實在告訴我們崇高的皇后，死神已把他驅入墳墓了。」

「什麼？你說的是什麼啊？」約卡士泰更驚愕地追問：「難道波里卜士王已經薄崩了嗎，那個年老的國王？」

「是的，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這句話像妖婦的咒語一樣，不僅掃去了約卡士泰臉上的陰影，而且揭上了微笑的鮮花，於是嚇嚇那個替他推盾的侍衛，趕快去報告厄狄波斯王，自己又囁嚅地說：

「大神的預言，現在可怎樣了！這個人是厄狄波斯王永久擔憂着的，生怕自己殺了他，現在分明已平安地死去，我們的皇帝並沒有殺他啊！」

隔了半晌，侍婢領着厄狄波斯王走到了臺上。他的瘦削的容顏，籠罩着濃重的憂鬱；連日來爲着自己王國中的疫癘的狂瀉，爲着克林溫所帶來的謎一般的神示，爲着提萊休斯的可怕的重言，他一刻不停地思索着，恐懼着，憂鬱着。春天的容顏已經從他得如同殘秋的清木了。現在，他垂着頭斜視着約卡士泰的單薄的腰身，沉重

地將身子落在寶座上，要問他問：

「約牛士泰，親愛的妻，你叫我作什麼嗎？」他道：「我丈夫已不在這裏，長與我轉。」

「猶這個人說大神的話，到底會應驗嗎？」

「他嗎？」厄狄漸漸指着臺下的使者：「他是誰？」

「他是科林斯王國進來的使者，報告你父親波里卜士的死訊，那古老的國王。」

現在是安道想問他事了。——

混和着驚奇和愉快，厄狄漸漸急進地階閣臺下的使者：「什麼？請你自己說給

我聽吧。」

「報告我們崇高的皇帝，波里卜士王已經薨崩了。」

「是給誰報告的呢，還是病死的？」

「厄狄的老媽，把這番話說的。」

這句話也像歡喜的咒語一樣，不做掩去了厄狄漸漸臺上的憂鬱，而且場上了。

信悅的神情；對於他父親波里卜上的死訊，與其說是悲傷，毋寧說是欣快，覺得妥當呢！他連日來爲了提萊休斯的預言而耽着的心事，現在可以安放下來了，所以他說：

「天啊！當那先知說我要殺戮我父親的時候，有誰猜得透他的謬呢？可是，波里卜十分明是死了，他已經長埋在地下，而我却在底比斯的宮中，並沒有如預言那樣殺戮我父親——除非他是爲了高舉我歸去，憂悼而死死的這樣，或許我仍然同他地殺戮了他，但是，父親終究是死了，又有誰猜得透那個謎呢？」

約卡士泰也說：「我的皇帝，預言是不一定會應驗的，我不是早已告訴了你嗎？」

「是的，我原是神經過敏哪。」

「那麼你應該不再顧慮什麼了。」

「可是，」厄狄波斯王突然想起了什麼似地說，「我擔憂着不知會跟我是誰

誰倫嗎？」

「親愛的厄狄爾斯，你總是這樣作什麼呢？大神說你殺害自己的父親，你却並沒有做你父親的兇手，現在又擔憂這些不會應驗的預言作什麼呢？告訴你，我的崇高的皇帝，不必擔憂讓你母親亂倫的預言！」

厄狄爾斯慚慚地告訴她：「如果我母親已經故世了，那麼你的勇敢的活都是可以相信的；無奈她活著，我怎麼不疑懼呢？」

「無論如何，你父親的死亡總可以慰藉我們的。」貴族的妻這樣慰藉着年青的丈夫。

「我知道，但是我就怕那活著的她呵！」

厄狄爾斯和約卡正交換着這些話的時候，科林斯的使者一雙腳蹣跚着四圍神聖的畫而，一陣箭射着臺上的對客。眼看那年青的國王這樣地憂鬱和恐懼，他便垂首垂涕地問道：

「崇高的國王，陛下所憂懼的女人，我可以知道她是誰嗎？」

「那是美羅比，波理士的后妃。」

「對於她，陛下有什麼預言？」

「異邦的客人，那是因為前所指示的可怕預言有一次洛克希亞預言我將玷污我自己的母親，而且做我父親的兇手，所以我遠遠地離開我科林斯的家，在這裏過着愉快的生活——實在我仍然想探望我親生父母呀。」厄狄波斯王把這些久藏在胸中的隱事，宣說給使者聽。

「就因為這樣的預言，陛下纔離開那個城市嗎？」使者鄭重地問那發覺的國王。

「是的，使者，我不願意做殺我父親的兇手。」

「崇高的皇帝，那麼我為什麼不來解除陛下的恐懼呢？今番我到這裏來，就是懇請陛下回去的。」他又重複地說，「就是懇請陛下回去的。」

厄狄波斯王急急地揮動他削瘦的手，連說：「我不能夠，我不能夠，我永遠不想

再見我的父親和母親！

「啊，我的國王，陛下還沒有明白呢？你就爲了大地的預言，便不敢回家嗎？」

「我就是怕賴埃勃斯的預言的應驗啊！」

使者却冷冷地說：「可是，陛下的反應是這樣的呢！」

「你的話怎麼講啊？」

「戴里卜士王實在跟陛下是沒有血統關係的，對於奧羅此後，你有什麼疑懼

呢？」

「你說什麼？」厄狄爾斯王詫異地問，「難道波里卜士王不是我的父親嗎？」

約卡士本那祭司和那保羅，都指出奧羅的系統，這個崇高的奧密，假若不是波里卜士的續規的兒子，應該是奧的後裔呢？難道這一切僅僅的市僧的兒子嗎？爲什麼他這樣地想呢？解答了司各克的難解的謎，榮者厄比斯王樣的厄狄爾斯王，難道不是高貴的波里卜士的後裔嗎？當那使者的話靜悄悄地流進他們的耳朵時，

各人的心上雖然都印上了這理，但剛葛老那副歐斯的作用是一同軟弱的起來吧！可是他也知道了這件驚人的消息，會說：「這理是各人的罪惡，這罪惡當口都集在長老的整潔的臉上，可見他為新新所掩蔽的嘴唇漸漸地牽動了，在那刻刻的纏繞中顯出了一句沉重而嚴肅的話：

「說甲卜士王不是你的父親的父親！」

於是厄秋續斯王這樣道：「他——那麼他為什麼當我是他的兒子？」然後替得這期待那使者的回答。

「他並沒有生育你，還是從我手裏像禮物一般得到的，便把你撫養成人。」使者揮着他頰下的鬍鬚。

「為什麼他這樣愛我呢，我這個從別人手裏得來的孩子？」

「是的，因為他自己並沒有孩子，羸弱的沒有子孫的悲長使他特別愛你。」

「啊！」

「這理是……」

「那麼你——」厄狄澄斯更仔細地盤詰着。「你把我交給波里卜土王，那麼是你買來的呢，還是你在什麼地方拾到的？」

「我在西森倫彎曲的山谷中拾到的。」

「你怎麼會在彎曲的山谷中呢？」

使者告訴他：「我那時候是在山谷中牧羊的。」

「噢，原來你是一個牧羊的人——一個流浪的無役嗎？」厄狄澄斯王彷彿讚

嘆般地說：

「是的，我的孩子，可是在那時候也是你的保護人呢！」

「你還記得我身體上有什麼標識嗎？」

「我記得的，你的腳踝上有着明顯的創痕，當我拾到你的時候，那兩個腳踝都

被緊緊地縛住的。」

「天啊，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呀！」厄狄澄斯痛楚地嘆息着。「可是請你告訴我，

爲了大神的怒惡，這些都會到成是我母親的主張呢，還是父親的意思？」

使者搖著頭：「我不知道給我的人一定會知道的。老實告訴你，我還是從另外一個牧羊人那裏得來的呢！」

「他是誰啊？你能夠明白地告訴我嗎？」

「我只知道他是萊士王宮中的侍役。」

「就是在不久以前治理這個王國的皇帝嗎？」

「是的，就是這裏底比斯的國王，在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牧羊的人呢。」

像鋒利的尖刀，科林斯使者的每一句話直刺着約卡士的脆弱的心靈。唯有她知道這件事情的底蘊，而現在果然證實了羅達波斯大神的預言。使者所說起的那個牧羊的人，不就是自己吩咐他拋棄孩子的人嗎？現在這孩子，現在這孩子，轉瞬他又在自己的子民，自己的牀上啼哭。忍不住心裏的劇痛，使像驚鳥一般，拖著修長的裙裾，箭似的奔出了接見廳。厄伏維斯，赫司，荷爾瓦及新林斯的使者都很駭異地

望着這個修道的背影。於是那年青的國王，忿怒地說：「這難道去吧，這個高貴的女人！我的卑賤的出身一定使她傷心了。」轉着，他又問那天然地立着的使者：「你所說的那個牧羊的人，現在還活着嗎？」

「這個我不知道。」

祭司却接着說：「報告我們的皇帝，他或是陛下已經派人出去找尋那個農奴，現在應該就可以到來了。」

迷惘的侍婢擎着乾鳥毛的羽扇，走出了接見廳的柏木的大門，另一扇門裏却又閃進了一個質樸的佃農和一個宮中的侍役。兩個人都在臺前站定了，侍役弓下了身子，恭敬地報告厄狄亞斯王，說是派他出去找尋的佃農，現在已經在籠裏了，隨即垂着頭進了出去。

厄狄亞斯指着臺下的佃農問：「科林斯的使者，我問你，你所說的那個牧羊的人，就是他嗎？」

「是的，庇比斯的國王。」使者把那個農婦相了一會，這樣答道。

「那麼我問你，」厄狄波斯王對那面貌驚異的老婦人說，「你在萊士王的宮中，曾經當過差的嗎？」

「是的，崇高的國王，我是在他宮中生長的。」

「你當的是什麼差事呢？」

個農婦告訴他當的是牧羊的差事，可是有時也做別的雜差的。於是厄狄波斯問他在什麼地方看管自己的羊羣。

「有時在西賽倫，有時候在附近的地方。」

「那麼你——」厄狄波斯王指着那使者問，「在那些地方認識過這個人嗎？」

個農婦猶豫地說：「我倒一時想不起他了！」

於是科林斯的使者微笑着報告厄狄波斯王：「我們在西賽倫牧羊的時候，我

確定他一定記得起來的。——那時候，他帶領着兩羣羊；我呢，帶領着一羣。我們從春天到秋天，都在西塞倫的山岡上看管我們的羊羣；直到嚴寒的冬季，我把那些羊驅進自己的棚裏，而他的便給趕進萊士王的羊欄了。」又轉向他旁邊的佃農說：「親愛的同伴，我所說的，你還記得起來嗎？」

「是的，是的，雖然事情隔得這樣久了，但是那些都是真的呢。」佃農恍然地記起牧羊時長的情景了。

接着，使者又問他：「那時候你給我一個孩子的事，你還記得起來嗎？」

「現在怎麼了？你爲什麼這樣問我呢？」

「朋友，臺上的國王就是你給我的那個孩子啊！」

聽了使者的狂妄的話，佃農胆怯地戰慄了起來，便狠狠地詛咒他：「我萬萬落在你的身上了，你說着這種要頂聖上的話！」

臺上的厄狄亞斯王却忿怒地叫斥着佃農：「噫，你竟這樣詛咒他嗎？你這個奸

詐的傢伙！你的活纔是在妄呢！」

「——報告我們崇高的皇帝，他的話是毫無根據的，請你不要誤信那些狂妄的言詞！一個農苦地哀求着年青的國王。」

厄狄爾斯王忿怒起來了，大聲地喝着：「來！把他捆綁了出去！」

「天啊！我還有什麼話說呢？」他沉痛地仰天歎息着，而四個負着弓箭的高大的西倫亞弓手却在接見廳的門外，離像一般地站住了。於是他無可奈何地祈求着厄狄爾斯王：「請你問我其他的話吧！」

「我問你：你會給他一個孩子嗎？」指着科林斯的使者。

「我會給他的。——可是我今天要受刑罰嗎？」厄狄爾斯王西倫亞的弓手，訥地問。

「你將受着最嚴酷的刑罰，除非你老實地招認了出來！」

隔了半响，厄狄爾斯王又問：「孩子從什麼地方得來的呢？是你自己家裏的，還是

從別人那裏得來的！」

「不是我自己的——我從別人那裏得來的！」

「他是誰？」

「天啊！」伽農絕望地喊着。他知道這件事情的底蘊，而現在果然證實了編埃勒新大神的預言。一種久藏在胸中的悲哀，這時候像火山一樣噴發着。他竭力忍住了拋棄下來的淚珠，悽楚地哀求他：「高貴的主人，爲了大神的慈悲，請你不要追問吧！」

於是，忿怒的風暴又在厄坎波斯的臉上呼嘯了，他癡癡地踩着腳說：「你不看見門外的弓手嗎？你這個悖逆的傢伙！」

伽農偷偷地斜視着門外的弓手，怯懦地說：「那是萊士王宮中的孩子。」

「萊士王宮中的孩子，是一個悖逆的孩子吧！」

「我——啊，我實在怕說呢！」

的」

一陣海濤動蕩着寶座上的國王，他低低地說：「我也怕聽呢！可是我必定要聽的。」

「那麼我告訴你，據說是他自己的兒子——這些事，幕後的皇后一定知道得很清楚的。」

「什麼？」聰慧的厄狄爾斯王已經知道他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了，但是還竭力忍受着劇烈的悲哀，盤詰到一個最可駭的事實：「難道是她給你的嗎？」

「是的，皇帝。」

「爲什麼？」

「她吩咐我去拋棄的。」

「爲什麼她肯拋棄親生的兒子呢？」

「因爲她擔憂着可怕的預言。」

「什麼可怕的預言？」

「據說他要殺害自己的父親。」

「你爲什麼又給了這個牧羊的老者？」

「爲了憐憫的緣故，我的主人，我想叫他搬到遠遠的地方去，可是這孩子，可是這孩子——」佃農痛苦地說着。「如果你正是他扶養的孩子，你是——」

不待他說完，他已經明白了這件事情的底蘊。現在，果然證實了福埃勃斯的預言。一天啊，這個謎，這個謎，都是真實的！我的出身，我的亂倫，我的血案！他忍不住心靈的劇痛，便像受刑的強賊一般，拖着健長的裙裾，雷似的奔出了接見廳。

這時候，底比斯宮殿的教堂中，響着一陣悠長的鐘聲，報告約卡士太后自縊的噩耗。

